

裁军谈判会议

CD/PV.260
18 April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百六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4月18日星期三

上午10时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J. 达纳帕拉先生（斯里兰卡）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B.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A. 塔法尔先生

A. 布巴齐奈先生

阿根廷

胡利奥·C·卡拉萨莱斯先生

罗伯托·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罗伯托·比利亚姆布罗萨先生

澳大利亚

R. 布特勒先生

R. A. 劳先生

J. 库尔特尼女士

比利时

M. 德帕斯先生

J. M.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塞尔索·安东尼奥·德·索萨·埃·

席尔瓦先生

塞尔吉奥·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特拉洛夫先生

P. 波普切夫先生

C. 普拉莫夫先生

N.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佩登丁

吴丹吞

加拿大

杰勒德·R·斯金纳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梁德凤先生

李巍岷先生

张卫东先生

锁开明先生

路明军先生

古 巴

卡洛斯·莱丘加·埃维亚先生

佩德罗·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维沃达先生

A·齐马先生

J·马图谢克先生

埃 及

S·阿法拉尔吉先生

I·阿里·哈桑先生

W·巴西姆女士

A·马赫尔·阿巴斯先生

埃塞俄比亚

K·赛恩乔吉斯女士

F·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F·德拉戈尔斯先生

H·雷尼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H. 蒂利克先生
F. 扎伊阿茨先生
J. 登布斯基先生
马雷茨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韦格纳先生
F. 埃尔伯先生
W - E. 冯·登·哈根先生

匈牙利

D. 梅斯泰先生
F. 加伊达先生
T. 托特先生

印度

M. 杜贝先生
S. K.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N.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P. 拉马丹女士
安德拉贾蒂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K. 卡米亚布先生
J. 扎希尔尼亚先生
沙菲先生

意大利

M. 阿莱希先生
B. 卡布拉斯先生
J. A. 布拉切西先生
L. F. 布拉沃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博士
小西正树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田中谦次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萨达琳达·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巴勃罗·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D.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A. 斯卡利先生
M. 什赖比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荷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R. 扬·阿克爾曼先生
A. J. J.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O. O. 乔治先生
J. O. 奥博赫先生
L. O. 阿金德勒先生
C. V. 乌德迪比亚先生
F. 奥科赫先生
F. O. 阿德希达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佩特罗·坎诺克先生
奥古斯托·托恩维里·纳希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G.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T.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T. 梅列斯卡努先生
P. 巴洛伊乌先生
A. 克雷图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H. M. G.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E. 博妮尔女士
H. 伯格伦德先生
J. 隆丁先生
S. 阿莱米尔先生
L. E. 温伦先生
A. M. 劳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P.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P. Y. 斯科莫罗欣先生
S. V. 科比什先生
T. F.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V. I. 乌斯季诺夫先生
V. F. 普里亚欣先生
L. A. 纳乌莫夫先生
V. V. 洛什希尔先生
R. M.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Y. V. 科斯坚科先生
I. N. 谢尔巴克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L. J. 米德尔顿先生
J. F. 戈登先生
J. 理查兹先生
D. A.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G. 布什先生
L. G. 菲尔兹先生
N. 克莱因先生
M. E. 霍因克斯女士
N. 卡雷拉先生
R. L. 霍恩先生
R. 诺曼先生
P. S. 科登先生
H. 卡尔霍恩先生
C. 皮尔西先生
J. M. 帕克特先生
B. 默里女士
K. 克里顿伯格女士
R. 米库拉克先生
C. 韦尔斯先生
C. 贝先生

委内瑞拉

特奥菲洛·拉布拉多·鲁维奥先生
奥斯卡·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维达斯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E. E. 卡贝娅女士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E. 絮伊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兼联合国秘书长

个人代表

R.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达纳帕拉先生, 斯里兰卡)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 我愿对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的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乔治·布什阁下表示欢迎, 他将第一个向会议发言。布什先生阁下在去年2月4日曾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讲过话, 因此无须作介绍, 这不仅是因为他显赫的职位而且是因为他过去曾担任过的一系列重要的外交职务, 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务。会议的一些成员也许早已认识他了, 我相信所有成员都愿和我一道再次对他向会议发言表示欢迎。

会议今天继续进一步审议本届会议之初通过的工作计划中所指出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 任何希望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事项的成员都可以这样做。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澳大利亚、墨西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的代表。

现在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乔治·布什阁下发言。

布什副总统(美国): 首先请让我对联合国组织的人员, 对办事处主任和其他的人员表示感谢和敬意, 他们以极好的方式接待了给这个重要的委员会的正常活动增加了如此过份的压力的客人并作出了安排。我也对你主席先生表示感谢和敬意。我明白已对议事日程作了一些调整好让我来参加会议, 我对此感激不尽。我还要对会议秘书长表示感谢。我得说我感到遗憾的是, 我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 尽管我昨晚才乘机来到此地, 我在这里讲话结束后就必须离开前去参加记者招待会, 然后立即乘飞机回美国。但这决不应解释为对这个重要的会议的活动不大感兴趣, 而是我的日程安排不得不如此。我们非常干练的大使, 菲尔兹大使和其他人将在这里接着工作, 在会议认为适当的时候讨论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主席先生, 你非常大度地提到我去年二月来过这里, 今天我荣幸地代表我们总统再次来到这个会议以重申我们对军备控制的坚决的承诺。

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重申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支配着美国在所有军备控制会谈中的立场的决心: 不仅应使现代战争最可怕的武器数量增长放慢下来, 而且必须使之向相反方向发展。至于我们面前的问题——化学武器——则必须加以彻底禁止。

我今天带来了美国这一坚定决心的最新表示——一份完全禁止拥有、生产、获

(布什先生，美国)

取、保有或转让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

这项条约草案包括一个崭新的概念，用以克服在过去阻碍着向缔结全面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迈进的巨大障碍，即核查的障碍。这个新概念是用以核查条约草案各项条款的遵守情况的一整套健全合理的程序的一个部分。

如不通过严密视察，化学武器，这些难以识别的化学武器看起来跟普通武器几乎一样；生产化学武器的工厂是难以同生产工业用化学品的工厂相区别开的，事实上，有些具和平用途的化学品的结构上就同一些用于战争的化学品相似。所以对化学武器的核查是特别困难的。

我们的新概念是一个军备控制核查程序，我们称之为“开放性邀请”。但在我概括介绍这个前所未有的程序之前，先让我回顾一下导致美国提出这一步骤的各种有关的事。

当我在去年2月向诸位发言时，我引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评论：使用化学武器“已被文明人类的舆论谴责为不合法的。”

不幸的是，尽管这些武器在正派的男女心中真正引起了恐怖，尽管有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1972年的《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作出的具体禁令，在过去六十年来仍在不断发生对战斗人员和无辜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我可以说不总是对最无防御能力或对此种打击最无报复能力的人们使用的。

仅在过去三年中，就经常听到在诸如东南亚、阿富汗和中东这类地区发生的违反这些协定的事件。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1972年的《公约》都没有包括任何形式的有效核查或执行措施。

缔约各国在一纸空文上面签了字，盖上它们各自印章之后军火仍然保存着，随时准备对任何缺乏威慑力量的人使用。

美国一直提倡加强现有的协定。我们和其他国家一道一向支持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报导的违约行为进行调查的建议。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些联合国成员怀疑进行这种调查的必要性并至今避免或阻碍着调查的进行。我们认为应将这种类型的国际调查作为朝向能起作用的全面的化学武器条约所需的开放性迈出的一步。

(布什先生, 美国)

由于缺乏有效的核查而造成的后果, 如在关于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中所见的情况, 今天无疑地只能在我们中间引起深切的忧虑:

第一, 这种武器的受害者, 许多纯粹是被卷入战争的无辜者, 具有不可名状的恐怖。

第二, 使用化学武器违反现有国际协定, 因而破坏了军备控制进程。

最后一点也许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点, 随着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继续出现, 世界可能会对这些消息变得麻木不仁, 无动于衷。它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些武器而放弃作出努力来免除这些武器对后代的危害。

我们有责任为自己和为后代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十多年来, 美国在化学武器领域内一直持克制态度, 并将继续持此态度。我们希望对化学武器的威胁有一个军备控制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的克制态度却并未导致所有别的国家都表现出类似的克制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步骤以防现代化学武器可能在缺乏全面禁止的条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生产出来。然而, 我们必须并将竭尽全力达成一项条约, 以消除生产新武器的任何需要。

总统要求我今年再度来到这里以强调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认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消除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及此种武器的生产设施。他希望确保这种武器永远不会再为人们所研制或使用。

为此, 总统要求我在今天向会议提交美国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草案, 我请求请这项草案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本条约草案的各项条款严格遵循我国政府去年提交这个会议的“详细观点”, 其中也包括有许多其他代表团的观点, 它们的想法使我们得益不浅。

本条约禁止研制、生产、储存、获取、保有或转让化学武器。区别许可的活动和遭禁止的活动的主要标准是指导一种活动的目的。

认识到有必要对此协定建立信心, 本草案也包括合理的程序——其中有“开放性邀请”视察——以对它各项条款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

为使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生效, 各缔约国必须对其他缔约国遵守该条约有信心。这个基本的常识性的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核查的实质所在。任何明智的政府, 除非能断定或证实它会达到为之订约的目的, 都不会缔结被称作条约的国际合约。

(布什先生, 美国)

缺乏有效的核查和遵守的办法一直是实现真正而有效地禁止这些武器的主要障碍。

如我在开始时说过的,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商业生产设施之间的相似性, 化学武器物剂和和平用途的化学品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化学弹药和常规弹药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如不加以非常、非常密切的观察就不可能区别开来。

也许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严格的核查制度来保护那些不拥有化学武器或愿意放弃此种武器的国家, 使之免遭那些秘密地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的攻击。

我们的提案的目的是要缔结一项条约, 以要求各国公布其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规模和场所, 销毁储存和设施并放弃制造任何新的化学武器。

如要各国签署这项合同, 它们就必须有信心, 特别是要能知道下述事项:

第一, 所有储存都已被销毁;

第二, 所有经公布的生产设施都已被销毁;

第三, 所公布的储存确实就是所有的储存;

第四, 所公布的设施确实就是所有的设施。

没有这些牢靠的保证我们就不能——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懂得这点——不能说禁止了化学武器。在此方面, 美国政府已注意到苏联已宣布愿意考虑国际视察小组在经公布的储存要被销毁的场所常驻的做法,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苏联认识到现场视察为必不可少的, 我想这是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这个会议厅提出的, 这使我们感到鼓舞。苏联作出的这项宣布使谈判朝着对四项关键性要求的第一项建立信心方向迈进了一步, 这项要求即是所有已公布的储存须加以销毁。

对于四项准则的第二条——所有已公布的生产设施都必须加以销毁——我们建议同样进行连续的现场监测和定期的视察。

在未经公布的场所问题上本来就存在的核查方面的困难, 即确定没有隐藏的储存和秘密的生产设施, 仍然是我们极难对付的复杂问题, 之所以是难以对付是因为仅在各国的承诺达到新的但是绝对必需的开放程度时, 未经公布的场所的问题才能解决。

让我们面对现实。化学武器并不难于隐藏也不难秘密进行生产。许多国家都有能力这样做。只有在我们大家都使得任何人和我们自己在不进行侦察的情况下也难以做到这点时, 才能从世界上消除这种武器。

(布什先生, 美国)

未查出的违约情况的可能性是军备控制失败的原因。如果这种可能性继续存在, 就会使我们缔结的任何化学武器条约成为泡影, 并使得和平事业受到挫折。

为此, 美国政府才提出我在前面提到的这项前所未有的“开放性邀请”核查提案, 作为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一个部分, 美国愿意同其他缔约国一道共同承担义务, 一接到要求便立即开放所有的军事设施或政府拥有的或政府掌握的设施以便进行国际视察。

这项为视察而作“开放性邀请”的保证不是随便作出的。我们作出这项保证是因为它是一项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核查的实质便是以被查出的危险来制止违约行为。“开放性邀请”程序将增加违约行为被查出的可能性, 并在出现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增加能为引起适当的国际反应收集必要证据的可能性。这就是制止违约行为的中心思想。

如果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样一项规定是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绝对必要条件, 并和我们一同签署这项条约, 我们就不仅实现了缔结一项真正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的崇高愿望, 而且还将以完全有益的方式改变了各国政府处理事情的方式。

我们就将为克服其他领域内阻碍有效军备控制的障碍树立了一个大胆的榜样。我们就将在各国中间形成了一种开诚布公的态度, 驱散那些无根据的猜疑, 而使和平得以存在, 得以昌盛。

我们承认所有政府都有自己的秘密。有些国家似乎认为开放性的作法和有效核查只会侵害它们的利益。但是开放性的作法使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利坚合众国都是要承担义务的, 我们为禁止化学武器所提议的开放性邀请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需要有我们提议的这种“开放性邀请”视察。美国政府愿意付出这种开放性作法的代价。订立一项有效的禁止条约的巨大价值使我们要这样做。

我知道美国参加这个机构的代表团迫切希望谈判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进程开展起来。我们希望并相信这项工作的严肃性、紧迫性而且也许首先是会上所代表的各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的愿望将促使这个会议的所有国家早日成功地达成协议。

我们并不低估这项任务存在的困难。我已说过缔结一项有效的公约——一项能永远消除化学战争的可能性的公约——的关键是通过有效的核查加强遵守。

(布什先生, 美国)

我们强调这点(和我们的“开放性邀请”核查提案)是出于这样的愿望:禁止条约能永远地有效地起作用,以提供我们大家都在寻求的安全。

美国感到鼓舞的是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已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同样有意义的是就此条约进行的工作被广泛认为是不仅对东西方合作而且对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加强提供了很有希望的机会。

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就拟订一项有效的协定的这些条款和其他必要的方面的问题和苏联代表团进行认真的协商,并同所有其他参加者进行详细的讨论。我们在这些谈判中的目的是实际的,即以诚意努力进行工作;建立相互的信任——坦率地说,这正是目前所缺乏的;取得真正的结果。

总统要求我(我刚在前来日内瓦之前见到他)再次向诸位作出保证:美国为有效的军备控制而努力的承诺适用于这个会议的一切工作,并再向诸位保证,这项承诺也适用于会议以外的工作。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关于在欧洲的建立信任措施的多边谈判中能取得进展,并且维也纳的关于裁减欧洲常规军事力量的东西方会谈能复会。

在非常重要的核军备控制问题上我们要取得成果的承诺也是同样坚决的。美国认为在此问题上必需加紧努力以达成有效的,可核查的协定。而且我们认为这里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继续寻求大幅度裁减世界的核军备并寻求将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国际稳定。

今天我在此再次邀请苏联回到它在五个月前停止的两项核军备谈判中来,并和我们一起恢复着手裁减核军备的重大任务。美国仍然愿意不附带先决条件地、在苏联愿意重新进行对话的任何时候探讨一切想法。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很坚决的。在这个日常工作都是以多边的方式专门讨论军备裁减的会议中,我认为我必须提出这点——我们准备在此处进行双边会谈,或不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会谈。

正如总统在1月16日就美苏关系问题发表的讲话中所说的,“合作从交往开始。”这个观点是我们对东西方关系和所有东西方议程上的项目——无论是军备控制、区域问题、人权还是增进相互了解问题的整个态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准备——如总统已用言行表明的——着手进行真正合作的困难工作。事实上美国在过去二十

(布什先生, 美国)

年中已经减少了它整个的核军备规模, 但是我们准备在日内瓦、在维也纳、在斯德哥尔摩以及在任何有诚意的男男女女愿意坐下来进行认真谈判的地方求得解决方案和结果。

自我去年来访以来, 美国已就本项条约的内容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考虑和长期的工作。我们确实希望其他国家将对之加以认真研究并和我们一同进行认真的谈判。

我感到难过而失望的是有些代表甚至还未看到草案就已经决定发表声明, 指责今天提交会议的这份条约案文是出于纯粹某种政治动机。

我希望我们能让具有这些保留意见的人讲这些话的人相信我们是诚恳的, 并能通过谈判看到我们的诚意。现在难道还不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讨论各国人民要求裁减武器减少战争危险的具体、公开而普遍的愿望的时候么?

美国在过去几年中一再表示决心不仅要放慢世界军备增加的速度, 而且要裁减这些军备。

我已提到, 我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已减少了它自己的核军备的总的规模, 我想甚至我们自己国内的许多人不了解这一点, 但是美国库存的核武器总数在1967年比1983年高三分之一, 而自1960年至去年, 美国的核武器的百万吨位减少了75%。

去年, 我们听到人们对北约的现代化方案发表了不少议论。1979年北约国家决定设法进行军备控制谈判, 但是在没有达成军备控制协定的情况下部署572个潘兴II导弹和陆射巡航导弹。

但是北约国家不管有没有协定, 决定同时从欧洲撤除1,000个核武器。这1,000个核武器现在已经撤除了。去年北约盟国在蒙蒂贝洛决定从其军备中再削减1,400个核武器。每当安置一个潘兴导弹或陆射巡航导弹, 就有一个现有的武器被撤除。

这一切的结果是, 如没有条约, 北约将部署所有那572个新导弹, 并且每增加一个就将撤除五个核武器。

在过去几年来核军备控制会谈中, 美国一直在寻求达成能使更大幅度的裁减成为可能的多边协定。

在两年半以前的中程核武器会谈中, 我们提出了“零点方案”。“零点方案”是要消除一整类的陆基中程核导弹。随后, 我们又表示愿意同意采取较为有限的裁减的过渡性步骤。

(布什先生, 美国)

在诸位都很熟悉的裁减战略武器谈判中, 我们在将近两年以前就提议将苏美双方的弹道导弹上的弹头数目裁减三分之一。随后我们又提出了别的途径即“逐步裁减”和“争取达到平衡”的途径以便推动谈判前进。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苏联即使一方面仍在继续进行其前所未有的、在规模上无与伦比的战略和中程核力量系统的部署, 一方面却执意退出裁减战略武器谈判和中程核力量谈判。我们知道裁军谈判会议上别的一些国家也和我们一道呼吁苏联领导人恢复这些重要的谈判, 世界对这些会议寄托了这么多的希望。

同时, 我们期待着在维也纳共同均衡裁减军事力量的谈判中和在斯德哥尔摩的关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上这些重要的会谈中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们寻求在世界的核力量、常规力量和化学力量中进行有效的和公平的裁减。我们要防止使用这些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与决心, 我们将继续致力使其实现。

我们决心不让后代回顾我们时代的这些和其他军备控制谈判时就象我们回顾数代以前的谈判时那样耸耸看, 然后说: “当然他们所做的一切也许是为了放慢那个时期的军备竞赛的速度。他们没有使其停止或使其逆转——也许是因他们没有能够做到。”我们要做得比那时候好。

最后, 让我就化学武器问题再略谈几句。如我在发言中所说的, 有必要减缓紧张局势。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总会对某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话, 那就是对化学武器怕得要死。我指的人不是我们政府官员, 在座各位阁下等等, 而是指人民, 我认为我这个年岁渐老的父亲和祖父(当我还是一个父亲而还没有成为祖父时曾同在座许多人一同工作过)认为, 无论是行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或列宁格勒、皮奥里亚、伊利诺伊州、或巴黎或伦敦、加拉加斯、贝尔格莱德或任何别的城市的街道上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孩子如果了解化学武器的话, 他们的看法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带来了一项非常非常广泛的提案。它达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 远远超出了我曾认为我们国家(我们为自己的开放性而自豪)所能做的, 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几年以前所能做的。其中许多部分是对人民的感情作出的反应。我在非洲旅行过, 那里的人民提到了它, 在各个大陆上人们关注着各种不同的事情, 如东西方关系、核武器以及所有这一切, 但是在任何地方人们对化学武器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的言论就象我的行动一样。但今天我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二位最高官员来到这个会议的。我们并不认为对我国的建

(布什先生, 美国)

议不会有什么批评, 也并不是说我们完美无缺, 一切事情都必须恰恰是这样, 并最终恰恰是象条约所草拟的这样。但是我愿在离开这里之前告诉一下我过去的一些同事、一些新朋友、一些与我国有着分歧的朋友: 我们是本着善意的精神来到这里的,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解决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军备方面的也许是最具根本性的问题, 即我们作为文明的有理性的人们如何以可核查的方式从地球表面消除, 完全禁止一切化学武器?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主席先生, 苏联代表团欢迎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们已倾听了他陈述美利坚合众国关于某些军备限制问题的观点。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K. U. 契尔年科先生所指出的: “今天我们仍然赞成同美利坚合众国保有正常、稳定的关系, 保有基于平等、同等安全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

苏联代表团想在发言中谈谈一个对于国家之间的任何谈判包括关于军备限制问题的谈判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指的是各国之间的信任问题。众所周知国际信任最近已遭到相当大的破坏, 这是由于美国企图损害另一方即苏联而取得单方面的军事优势, 散布种种证明核战争可打赢和为此目的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论和概念。现在来采取具体步骤以便恢复国际信任的气氛是很重要的。

仅有热爱和平的言辞和愿意改善关系的保证是不够的; 需要的是将言论付诸实际行动的意愿, 考虑到对方及参加谈判的各方的立场的建设性的建议, 而不仅是出于自己特殊的自私的利益的建议。我们赞成对话, 但我们赞成的是诚实认真的旨在拟订符合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协定的对话。同时我们反对为宣传和国内政策的目的而谈论对话。

存在着开始处理这些尚未解决的世界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有许多这类可能性。我们需要的不是靠言论, 而是靠建设性地争取国际形势正常化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如大家所知道的, 加强对裁军协定的遵守的相互信任从而加强国际信任的措施之一是核查, 我们今天准备专门谈谈这个问题。苏联的核查概念是以下述观点为基础的: 确保遵守裁军协定的制度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核查, 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确保信任这些协定为所有缔约国所实施, 并通过某些形式的合作促进争端的解决, 从而保证所有缔约国忠实地履行其义务, 并在它们中间建立信任。任何具体的协定中所设想的核查或监督的方式和条件的依据是该协定的目的, 范围和性质并由这些因素所决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我们是具体地而不是以一般性的宣言或抽象的观点来谈论核查问题的。我们这种态度已体现在一些战略军备限制协定中，以及裁军领域其他现有的协定之中。我们在核查问题上的政策是具深远意义的。

如K. U. 契尔年科同志最近所强调指出的，“考虑到美国的政策和作法，我们对于可靠的核查、对于适当的具体的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的兴趣并不亚于美国而且也许比它更大”。

苏联最近已在和遵守各种军备限制协定有关的核查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让我们举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作为一个例子。在这些谈判中我们提议就一整套不同的核查方法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国家监督，利用基于各国最新科学成果的不同的技术手段的监督、强制性的系统的或长期的国际现场视察、最后还有“质疑性的”视察。当然，任何具体的核查手段的选择完全取决于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所要促进的目标。并没有通用的监督制度，每一种核查办法必须与该公约所禁止或允许的具体活动相联系。我们不会毫无理由地倾向于赞成某一种核查办法，我们也并不玩弄核查问题以便在事实上阻碍谈判。我们深信，苏联对于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核查问题的复杂的态度完全能确保未来公约的有效实施。

国际谈判的经验证实，解决核查问题的基础总是在于参加谈判的各方是否具有缔结适当协定的政治意愿。尽管在解决复杂的核查问题包括技术问题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实际上仍然能够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缔结例如战略军备限制条约以及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关于为和平目的的地下核爆炸协定及一整套包括有关的核查规定的多边国际协定。

A. A. 格罗米柯在1983年4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希望最强有力地强调一下，对于苏联来说核查从来不是实施协定或在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进行谈判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我们听到对方就此作了一大堆蛊惑民心的宣传，特别是在谈判桌以外作了一番这类宣传。

但是，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没有适当的协定是不可能进行核查的。正如没有监督裁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样，同样的没有裁军就不可能有监督。不能以为一方面可以阻挠在裁军领域里拟订适当协定的工作反对进行谈判和为附属机构制订适当的权限，而在另一方面却可能就核查措施达成协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美国和英国在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可以作为这样一种对待核查的反常态度的一个例子。这两个国家继续阻挠旨在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定的谈判, 而在同时却坚持要求继续讨论核查问题。

它们说在核查领域内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清楚了, 谈判的时间还没有到来。我们绝对不同意以这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确信, 而这是由不同的消息来源包括在美国的消息来源的报告所证实的, 这种态度的背后是扩大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计划, 其目的是要研制新型的核武器。我们认为, 所有核查问题都可以一无例外地在适当的谈判之中解决, 如果各方表现出要达成协定的政治意愿的话。为了再次表示我们的善意, 苏联代表团愿在今天作出如下声明:

如果这个会议关于核禁试的附属机构的权限得到修改并且开始进行关于完全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草拟工作, 那末苏联将准备考虑是否可以如瑞典所提议的组织交换关于气团的放射性的资料, 并为在地震数据交换方面所设想的同样的基础之上建立适当的国际数据中心。我们可以在附属机构的范围内详细谈论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提到核禁试问题决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大大妨碍核军备在质量上的竞赛, 特别是阻碍目的在于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最具破坏性的核武器类型的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 不再迟延地停止试验也反映出各国的军事和政治意图, 这是愿意放弃准备进行核打击的一种具体表现。最后, 放弃进行试验也就等于对于不扩散制度的遵守情况的核查, 因为进行核爆炸代表着研究核武器的一个必要环节。在目前的情况下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特别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苏联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政策以及在所有其他领域的政策是以原则为基础的而不受动摇不定的权宜之计的影响。

这就是和所有国家和人民实行和平友好的列宁主义的政策。它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积极主动的性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 A. A. 格罗米柯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所谈的苏联关于海军活动和海军军备限制的问题的观点再次证实了这一点。这封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目的是在我们这颗行星的海洋中减少军事对抗。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 这封信已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CD/498号)散发。

我们相信现在通过具体的行动减少核战争的威胁, 并促进国际局势的改善, 有许多可能性, 包括在会议的范围之内也有许多可能性。正如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K. U. 契尔年科同志所强调指出的, “苏联将与所有准备以实际行动促使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在世界上建立信任气氛的国家充分地相互起作用。换句话说, 同那些在世界上并不是力求准备战争而是力求加强和平基础的国家进行充分接触”。

美国副总统布什先生的发言大部分在于解释美国的草案, 我们自然将如我们研究所有提交会议审议的文件那样对它加以研究。同时, 他也简短地谈到了与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和中程核力量会谈有关的问题。

在此方面, 我想提一下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K. U. 契尔年科同志的讲话:

“毫无疑问的, 对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控制核军备竞赛。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反对竞相扩充核军备。我们曾经并仍然主张禁止和消除所有类型的核武器。我们很久以前就向联合国和日内瓦裁军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 但是对于这些建议的讨论却遭到美国及其同盟的阻挠。

至于欧洲, 我们仍然主张消除它的中程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

我们主张两方面都不浪费时间地在这个方面上采取第一个重大的步骤。如这样做, 苏联不是要加强它自己的安全而削弱别国的安全, 而是要达到所有国家的同等安全。

遗憾的是, 美国已把它参加这个问题(限制欧洲的核武器和限制和裁减战略军备)的会谈变成了掩饰其军备竞赛和冷战政策的工具。我们是不愿参加这种游戏的。美国通过将其导弹在欧洲进行部署从而制造了关于“欧洲的”核武器和关于战略核武器的会谈的障碍。只有消除这些障碍(这也将消除我们采取对应措施的必要性), 才能开辟制订出共同能接受的协定的道路”。

因此, 苏联对于美国在呼吁我们恢复谈判的同时, 却继续在欧洲部署潘兴 II 导弹和巡航导弹, 而且这些武器仍然保存在那里, 不能不看作是有意将注意力从美国破坏苏美之间的军事平衡的活动吸引开的花招。仅仅谈论关于谈判和对话的热爱和平的言辞是不够的, 需要的是真正的步骤和行动, 这将表现出美国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同苏联进行谈判的意愿。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你、友好的斯里兰卡的代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 4 月份主席的职位，并祝愿你在履行责任重大的职务中取得成功。

蒙古代表团对罗马尼亚大使 I. 达特库同志担任会议 3 月份主席时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感谢。

今天蒙古代表团在发言开始时希望首先提一下我们议程的第一个项目下的问题。

我们认为完全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应该被认为是核裁军领域中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问题。尽早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将是一个实质性的重大措施。

全面的解决禁止核试验问题将堵塞所有以任何方式进一步改良和扩散核武器的渠道，并将最终对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建立起可靠的障碍。不能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则今后大规模的研制和生产新式的更具毁灭性的核武器类型和核武器系统将会继续下去，而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将稳步增加。

如大家所知道的，包括蒙古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第 CD/484 号工作文件，其中再次强调了它们在防止核战争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该文件谈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集中进行一贯热爱和平的努力的主要领域。

在此方面，我希望特别提及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苏联政府关于它在对外政策领域的今后活动方面所作的重要声明。这份文件特别指出核武器国家就共同采取一些支配其关系的准则达成协议将为消除核战争对人类的威胁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这个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观点是由苏联国家主席 K. U. 契尔年科于 1984 年 3 月 2 日在他对莫斯科选民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

在这项声明中，苏联政府特别重申它准备和决心寻求实施冻结核武器设想的办法，加紧努力并利用一切可能性以确保不再有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去的威胁。

我们认为，在拟订应接受适当核查的冻结核武器的措施时，除其他事项外，应当规定关于建立暂停一切核武器试验和暂停试验新型核武器运载系统的措施。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在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缔结之前，由一切核武器国家宣布暂停所有核爆炸，将有助于尽早缔结这样一项条约。

采取这些措施无疑将有助于制止在质量上改良核武器和研制越来越新式的核武器和核武器系统，并将有助于限制军备竞赛的目标和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还应该指出迫切需要通过决定性的措施来加强不扩散任何类型的核武器的国际制度，这意味着不将此种武器对此种武器的控制转移给任何人，不把它们部署在没有这些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并且不将核军备竞赛向新的领域扩展。

裁军谈判会议在早些时候的全体会议上审议并注意到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三份报告。我们认为自1976年以来，这个地震专家小组总的说来做了有益的工作。

它的各份报告是重要的文件，在和拟订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有关的谈判中是具有必不可少的用处的。

在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适当条款的拟订中涉及的技术问题，特别是与发展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有关的问题；建立国际数据中心、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通信渠道传输地震数据等问题，在我们看来，已经以最详细的方式进行了研讨。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警惕地注意到，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却缺乏就条约本身的拟订问题进行任何认真的谈判。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某些国家不愿朝缔结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方向前进。为对它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态度加以掩饰，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故意过份强调核查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得到所有赞成考虑这个问题的实质的国家的承认。总之，它们仍然执意企图强使裁军谈判会议对负责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进行谈判的附属机构只给予有限而缩减的权限。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建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21国集团继续支持通过一项使附属机构能具有毫不延误地进行以拟订适当的国际条约为目的的谈判的权限。已提出了两项权限草案，一项是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CD/434号)，另一项是由21国集团提出的(CD/492号)，尽管有属于这两个集团的国家的代表作出的这些建设性的努力，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的阻挠立场，仍然不可能就草拟一项权限并就设立一个具有适当权限的核禁试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和法国仍然不参与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实质的审议。

我希望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从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的正义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基础上就限制和裁减武器的根本性措施达成协议的需要出发，重申它们在真正的裁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它们总是考虑到相互的利益而表现出灵活性，并力求能找到共同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在此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苏联代表团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中表示，如果会议关于核禁试的附属机构的权限得到修正并且开始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草拟工作，就准备考虑是否可能组织进行关于气团的放射性资料的交换以及设立适当的国际数据中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苏联的这项发言再次证明它愿意就会议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达成协议。

我利用让我今天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机会，简短地谈一谈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

在本届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经过长时期的复杂的协商终于重新设立了一个目前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名称行使职责的附属机构。为这个机构商定了新的权限，包括下述规定：“开始充分、全面地进行谈判，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草案以及今后的倡议，研究并制订出公约，但不是最后文本的草拟工作，以期使会议能够尽快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样一项权限为在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中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提供了可能性。

从会议的这届会议一开始，社会主义国家就表示愿意以认真和建设性的态度参加新阶段的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性态度及其关于改进会议在禁止化学武器领域的工作效率的观点已具体反映在第 CD/435 号工作文件中。

我还应当提到华沙条约成员国就冻结欧洲的化学武器问题向北约成员国提出的建议的切题性。蒙古坚信，这项建议再次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消除化学战争对欧洲以及全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威胁并加速缔结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真诚愿望。

苏联愿意积极考虑在销毁储存的专门设施处常设国际监督代表的提案，正是表明它的建设性的和灵活的立场，它对于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并且寻求共同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真正关心。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蒙古代表团在发言中反复强调，有必要为规定与未来公约的要求相适应的核查措施采取适当的途径。我们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遵守禁止化学武器的未来公约的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核查措施，其中包括如国家监督、根据质疑进行国际视察、系统的国际视察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常设的现场视察。苏联许多关于核查的提案和建议得到这个谈判机构的广泛支持，它们在这个方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认为，为确定一种最有效的核查制度需要采取一种明智的态度。说一些国家关心核查问题，准备进行核查并且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核查，而其他国家不想别的只想保持漏洞和违背未来公约，这是不恰当的。参加谈判者都很清楚，美利坚合众国在监督事项上的要求很不现实，这些要求也是脱离未来公约的要求的。今天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听了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先生的发言。美国提出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观点。蒙古代表团准备研究这份文件以便确定它对待这份文件的立场。

我们正在形成这样个印象，某些西方国家以对商业利益的令人感动的关心为掩护，实际上却企图使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活动，即在商业企业中生产各种最新式的最危险的化学武器避开监督。它们宣称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成百吨的据说是用于和平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不论任何缔约国为任何许可用途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都应限制在年产一公吨，并且这种生产应当集中在专门设施中进行。这种活动应当被置于严格的国际监督之下。而西方国家提出了什么意见呢？它们赞成允许为反化学武器的保护性用途生产一吨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并赞成对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生产这种化学品不加限制。

一方面有二元成分武器的出现和几乎任何化工厂都有能生产其组成部分的可能性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各国经济事务又不容许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上述情况造成的真正的困难局面急于寻找出路，已经提交了各项适当的提案。它们要求从为和平用途的化学品生产中完全排除一类非常具体的化合物，即那些含有甲基磷键的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可说是所有最危险的剧毒致死性化学武器包括二元武器的主要成份，而这类化合物在实际上也不能用于和平用途。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最后，我愿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人们已经知道五角大楼正在争取国会为二元武器的生产拨款。它计划将化学弹药储存从三百万单位增加到五百万单位，并在美国的领土范围以外建立储存基地。预计要将多达100亿美元花在这项计划的实施上面。我们怀疑有谁会否认这些行动是与进行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所必需的建立信任不相符合的。

蒙古代表团之提出它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观点，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愿望，即帮助会议在拟订关于全面禁止这类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未来公约的努力中取得进展。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及其对我所讲的善意的话。

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布特勒大使发言。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我国代表团登记今天发言，是要讲美国副总统所讲到的内容：化学武器。

半个多世纪以前，澳大利亚加入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个行动就在国际法上表达了澳大利亚人民对这种可怕的不加区别地杀伤的武器类型所感到的憎恶。

当时新统一的澳大利亚国家卷入较广泛的国际关系的第一个行动是澳大利亚军队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到欧洲去，每个人都是自愿的，去帮助进行欧洲的保卫战。许多这些年轻的澳大利亚人都被毒气杀害了。他们是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批受害者。这段可怕的经历不可磨灭地保留在澳大利亚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上。这是一段惨痛的经历，它在今天仍是澳大利亚深深赞成反对化学武器的强大根源。这些武器是令人憎恶的，必须取缔和消除。

《日内瓦议定书》是必要的，澳大利亚继续支持它。但是必须承认，《日内瓦议定书》是一项不完整的文件。例如，它未能宣布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或储存为非法。据报道，这些武器继续存在着，不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更糟糕的是，人们继续在使用着这些武器。

(布特勒先生, 澳大利亚)

四周以前联合国秘书长派遣了一个专家小组去伊朗调查所指控的在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一名澳大利亚科学家参加了这个小组。专家们的报告是明确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令人感到深为不安。在海湾战争中使用了芥子气, 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了神经毒剂。

迫切需要制订一项新的防止使用化学武器并通过销毁一切化学武器而确保使用化学武器的成为不可能的事。制订这样一项公约是一项重大的任务。但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挑战。

美国政府向这个会议提交一份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行动便是以勇气和决心接受了这项挑战。美国的意图的恳切在此刻已由美国副总统今天在此出席会议表明了。刚散发的这份文件的篇幅和细节及其陈述方式都表明了为拟订这份文件所下的工夫。

有时人们说“政治是可能事物的艺术”。我们认为在政治上和在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机会失去了或没有及时认识到, 那这个机会就会永远地失去了。

从目前化学武器方面的情况看来, 我国政府认为这个会议现在适逢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这是我們不应让其从手中滑走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各国人民和我们的后代就将无法理解。

我们在制订一项为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都要求的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案文方面有坚实的基础。

苏联和美国从1976年至1980年间就取缔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双边讨论。这些讨论在许多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上得出了一致意见, 当时并以一份联合文件通知裁军委员会。这个会议及其前身多年来也为制订这项公约做了工作。

过去三、四年中这一进程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在裁委会中为缔结公约进行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许多成员国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会议上提交和讨论了100多份涉及对这项公约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的许多不同方面的工作文件。

这一双边和多边协商进程已在下述问题上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意见: 定义、所需的各项禁令、销毁武器储存及拆除生产设施的必要以及需由公约加以管制的活动的识别。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我们已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一致意见，这可从1982年苏联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的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和美国今天提交的草案之间的重大的意见一致范围中看出来。这两份文件当然都得益于这个会议的工作和成就。美国这项草案为我们消除化学武器的工作增加了新的动力和适用性。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有关各方都应下决心以诚意进行谈判。这项谈判必将引起许多真正的争论和关切的问题。但是由于问题利害关系重大，由于涉及的武器是可怕的，由于这涉及到我们各国人民的安全，我们决不可为工作任务之大所吓倒。

谈判这项公约的劲头不亚于进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有关的体制方面的安排的谈判。那项条约及其体制尽管困难不小却仍然谈判成功了。曾有不少怀疑者说不可能成功，但还是成功了。该条约对124个国家有效，而且照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来看，这项条约很起作用。化学武器公约的情况也一样，能够也必须取得成功。

澳大利亚认为为缔结有效的化学武器公约必须特别强调三个基本要点：第一，毫不妥协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第二，对于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及禁止今后研制和生产这种武器作出规定。第三，建立能确保条约义务得到尊重的核查制度。

特别是在核查制度方面应有严格的标准。除非对遵守公约情况的核查手段有效或看出应是有效的，否则这项公约就得不到保证。我们必须极为谨慎地谈判核查条款。

我们知道在需要什么样的核查安全以确保人们相信公约的义务得到遵守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美国的草案在指出为此目的所需的核查标准方面是特别有价值的。

我们很欣赏苏联大使于2月21日就销毁储存的核查问题所作的发言。该项发言讲到了核查方面的一个困难问题，它似乎表明愿意为核查问题谈判出塔案。我国代表团在今天再次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苏联大使对此问题的进一步阐述。

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充这些谈判，特别是关于核查的谈判。

我国政府认为寻求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解决方案而无损于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是这个会议的各成员国力所能及的事。

澳大利亚深深地欣赏美国副总统今天提交这项草案所表示的政治上的承诺以及表明美国要诚意地全力投入谈判的意愿。

我们也对他到这里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这项公约草案这点感到深为欣赏。这项

(布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行动证实了这个会议所宣布和得到公认的作用。这证实了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都深深地信奉的一项原则，即必须也能够对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进行多边谈判，因为这涉及我们所有国家的利益。

澳大利亚接受目前的挑战。它不会放过目前的机会。它将全力以赴地同会议的成员国一道尽早地缔结一项公约以确保永远不再使用化学武器并永久地消除这些武器。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尊敬的美国代表，这次是乔治·布什阁下，美国的副总统，今天就常预告要公布的消除化学武器公约草案所作的发言。我们建议以应有的认真态度来审议这份重要文件，在适当时候我们将在此提出在此方面合宜的意见。

关于布什先生也提到的与核武器有关的问题，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已在各个场合阐明，我不再重复。我将仅提到在2月7日的开幕会议和4月3日星期二的第225次会议上，大家记得，由于两个代表团所持的否定态度，裁军谈判会议未能通过21国集团提交的草案，而这项议程是关于停止外空的任何军备竞赛。我在4月12日星期四的第258次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扩大了我在开幕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布什副总统今天所作的一般性质的发言并未表明，我们也许不久就会看到美国方面在具体问题上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同时，利用我们议程项目3不仅涉及在严格意义上的防止核战争而且涉及“所有有关事项”这一点，我将利用议事规则第30条给予的权力概括地叙述在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先生最近的拉美之行期间发生的我们认为在此方面尤为有关的一些事件。

于3月26日至4月7日之间进行的，走访了拉美次大陆的五个国家，按时间顺序是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巴拿马，换句话讲，墨西哥一同构成所谓孔塔多拉集团的另外三个国家以及阿根廷和巴西。最高一级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并达成了一系列协定，这必将有助于加强诸如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2段所陈述的国际共存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与干涉、不干预别

(加西亚, 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

国内政”。此外, 忠实地遵守这些原则是实现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根本目的即各国人民自决的基本条件。

因此, 我将十分简要地重提一下我上面提到的声明和协定。

墨西哥政府首脑在3月26日即他到达波哥大那天, 在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阁下为他举行的宴会上特别作了如下的声明:

“为了充分行使我们的主权, 我们必须把意见分歧的时代抛在后面, 必须把否认我们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独创性的模式而从属于霸权中心的时代抛在后面。拉丁美洲一直有一项解放的宏伟计划, 现在已到了实现这项计划的时候……

在中美洲正在煽起干涉的火焰, 但是这个地区的冲突从其根源和长期效果来说都不是东西方冲突的结果。我们要求那里不应将事实神秘化……

我们孔塔多拉集团的四个国家已通过谈判和对话提出了旨在实现和平的切实可行的协定。我们希望消除与问题的根源毫无关系的紧张局势。我们很了解这个地区, 我们知道如没有干涉而具有了解这些措施的诚意, 则将不仅会避免战争而且能确保中美洲未来的稳定和福利。孔塔多拉是拉丁美洲解决拉丁美洲冲突的一项努力。”

次日, 3月27日, 两位总统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声明强调“迫切需要造成有一种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谅解气氛”并重申“有必要由主要国家尽快缔结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和中程武器的协定, 并在国际监督下有效地进行全面彻底裁军”。

联合声明进一步强调:

“两位总统特别关注审议了中美洲的局势并广泛地审查了由巴拿马、委内瑞拉以及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组成的孔塔多拉集团所进行的和平努力。他们重申其坚定决心, 要继续为谈判解决问题、为充分尊重不干涉、各国人民自决权、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进行合作等原则而努力。他们一致认为孔塔多拉集团的处理方式是拉丁美洲对威胁要将中美洲变成一种蔓延开的斗争的背景和大国之间冲突的场所的武力方式或作出的反应。

他们指出, 尽管这一处理方式无疑已有助于使中美洲避免爆发战争和造成进行体面公平的谈判的因素, 他们仍对国外军队增加、军备竞赛加强、破坏稳定局势的活动增加、炫耀武力以及对人权的侵犯现象增加感到严重关切……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因此，他们敦促那些在这个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和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不要进行可能加深敌对情绪的活动，而为建立和平的进程进行积极的合作。”

在我所叙述的这次旅行的第二个阶段，德拉马德里总统到达了巴西，在其首都巴西利亚，他于3月30日在对巴西国会的讲话中说：

“面对中美洲爆发的冲突，我们几个国家明确而坚决地要求采取对话和谈判的途径，以之来反对对抗、破坏稳定和干预的行动。它们也反对将由于经济落后和社会不平等引起的冲突人为地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中。”

同日在巴西首都，由墨西哥国家元首和巴西总统若奥·巴普蒂斯塔·菲格雷多阁下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包括下述内容：

“两国首脑关切地注意到世界政治局势的恶化……指出，不幸的是和平变得更岌岌可危，而主要国家之间的政治谈判实际上中断……军备竞赛正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把这些资源从发展事业中转移出去了。使国际关系的气氛大大恶化的干涉和破坏局势稳定活动正在增加……

因此他们重申，迫切需要在超级大国之间恢复一切级别上的对话，特别应恢复导致制止军备竞赛而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之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裁军谈判。整个国际社会都应通过为此目的设立的各种机构，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参加这些谈判。”

两位总统就中美洲的局势及其前景进行了详细对话，其结果如下：

“他们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和平遭到了严重威胁，区域冲突的危险增加了。如果发生区域性冲突，则将危及国际和平与稳定，并使这个半球的关系不可弥补地遭到损坏。因此，两位总统一致强调加强孔塔多拉集团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以及中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性。巴西总统重申该国政府的牢固团结和支持这些努力……

他们指出，鉴于孔塔多拉集团的活动将产生和平与谅解的前景，所有在此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和中美洲国家自己都不应进行可能危害它们的活动或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墨西哥总统于4月2日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4月3日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里卡多·阿方辛阁下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墨西哥不承认任何危害人民自决能力的保护。相反，它主张服从法律和利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我们呼吁恢复缓和、恢复对话和谈判就是肯定我们生活于协调与和谐气氛中的权利。我们不同意成为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抵押品。我们拒绝仅当我们时代的旁观者的条件，这是超级大国的利害冲突所企图强加给我们的……”

要使中美洲的局势平静下来不能同那些提倡对话的国家的拉丁美洲途径分割开来……因而阿根廷政府赞成这些途径和孔塔多拉集团进行的调解和外交谈判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面对日益增长的难以容忍的干涉的威胁以及在中美洲反复出现的荒唐的动用武力的情况，阿根廷和墨西哥重申它们对团结、法律和正义的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心。”

次日，两国首脑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在提到“就世界上复杂而危险的局势进行广泛的交换意见”之后，他们申明了他们国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质；指出“各集团之间对抗的政策是对人类的威胁，是与各国人民自决权和民主的愿望相违背的”；并谴责军备竞赛，“特别是获取和积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强调指出超级大国威慑战略的毫无道理以及不合理地将巨大的资源用于破坏毁灭上，而在这个星球上许多地区存在着发展的紧迫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还存在着生存的问题。”在审议当前的国际局势时，他们重申“坚定相信各国之间的关系应以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共存的原则为基础”，并一致认为停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他们对“核武库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不断提高及其在世界上的蔓延所造成的危险深感忧虑”，并宣布“他们承诺要促进有效的措施以期在无歧视的基础上实现完全彻底核裁军的最终目标”。

两位总统对中美洲的局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指出中美洲危机是这个地区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因此“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有消除武装冲突危险的解决办法和谅解的渠道。如果武装冲突爆发，就将影响到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并将对这个半球的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他们强调指出“孔塔多拉集团所起的根本作用是表明拉丁美洲对一个显然是区域性问题的反应”。他们承认“中美洲国家在1983年9月接受的‘关于目标的文件’是一项政治承诺，为进行谈判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开创了真实的前景”；他们表示“对每日发生的威胁性做法和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感到关切，这些做法和行动是蓄意用来强加一种不智的军事办法，妨碍了孔塔多拉集团旨在为各方寻求公正而体面的外交解决办法的工作”，他们重申“对所有在中美洲有利害关系或联系的国家发出的呼吁：停止采取必将使该地区目前局势恶化的行动”。

加拉加斯是墨西哥总统旅程上的第四站，在其委内瑞拉同事海梅·卢辛奇阁下4月5日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作了如下的发言：

“如果我们的地区继续被人为地变为外国冲突的战场如象目前的中美洲的情况那样，则要有排除关系紧张和对抗的和平的国际气候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美洲我们通过孔塔多拉集团——我们两国以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一同参加了这个集团——正为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和发展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不愿看到在这个靠近我们和我们中心的地区爆发由外部带进来的冲突，我们愿看到以团结一致代表多数和谅解的精神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尤为紧迫的是应制止那些造成对抗加剧、危及局势稳定和阻碍发展的活动。”

如对前面三国的访问一样，对委内瑞拉的访问以签署联合声明而告结束。两位国家元首在声明中指出“东西方紧张关系和南北合作的僵局是同一个重要局势的不同方面，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们指出“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的发展是对人们有意的冒犯，它威胁着生存并吸走了为发展所必需的财政和技术资源力量”；而“大国之间有效的政治交往实际上的中断使国际气候恶化并使合作的领域变得狭窄”。面对这种局势他们强调“所有国家尤其是最强大的国家有必要忠实地遵守不干涉、各国人民自决、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同时也需要“使裁军谈判重新活跃起来并作出新的努力来减缓当前的紧张局势”。

两位总统审议了中美洲的局势并指出它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危险，因为“已发生了一些事件，远不能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而倾向于恶化局势并增加使冲突蔓延开的危险，这将影响整个地区并对这个半球的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两国元首“重申其不可动摇的意志，要在孔塔多拉集团内继续为中美洲冲突寻求和平协商的解决办法”，强调指出“为此目的必须放弃采取阻碍区域对话与和解的破坏局势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稳定行动、边境事件和军事计划的政策。他们也一致认为迫切需要在此地区有联系和利害关系的国家给予孔塔多拉集团处理方式以有效的支持，中美洲国家自己也应遵守在通过“关于目标的文件”时所作出的承诺，以便加强谅解和达成法律协定，这将最终建立起和平与合作的气氛”。

巴拿马的孔塔多拉岛便是1983年1月9日在那里由四个拉美国家组成的集团的名称的来源，巴拿马首都是墨西哥总统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在4月7日到达奥马尔·托里霍斯机场向东道主巴拿马共和国总统豪尔赫·伊留埃卡阁下致词时说：

“拉丁美洲目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机会。主要的问题是对中美洲和平的威胁……

“任何能持久的有益的事情都不能建立在武力和暴力之上。不能采用暴力来建立民主与自由。民主和自由需要和平……

“中美洲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取决于中美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政治意愿。这是墨西哥保卫的权利；这是孔塔多拉集团肯定的权利”。

进行广泛交换意见的结果，两位国家元首在当天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关于世界的政治形势，他们对形势的恶化表示遗憾，并强调指出“有必要恢复大国之间的政治对话，寻求谈判渠道以调解它们之间的分歧和达成有效的协定，特别是在裁军问题上达成有效的协定”。

关于中美洲的局势，两位总统“一致认为，中美洲国家中的冲突和混乱的根源在于它们各自国家内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要将其置于东西方对抗的范围内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对“中美洲紧张局势和冲突加紧升级、对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径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外国干涉和侵略的继续存在表示关切”；他们强调“为使该地区平静下来，国际社会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重要性，认为在此方面重提一下“联合国大会重申所有中美洲国家在和平中生存和在摆脱一切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是适时的。他们呼吁中美洲各国政府“和在该地区有联系和利害关系的国家以行动表现出它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努力的意愿”。

墨西哥总统所表达的观点和他在此行中访问的其他五位拉美共和国总统的观点十分一致，因而他们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各项联合声明，我刚才引述的是对裁军谈判会议这样一个机构最有意义的一些段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显然这些段落的内容是通常所谓不说自明的。但是我不揣冒昧地强调一下，它们清楚地反映了所有这几位国家元首对于迫切需要恢复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特别是恢复裁军谈判所普遍持有的观点。

我认为也有必要强调指出，对于中美洲他们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这个地区的冲突和混乱根源在于本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而与有时人们人为地宣称的东西方冲突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必须停止这些联合声明中所不同地指称为“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恐吓性的行径”和“军国主义的计划”，而“在该地区有联系或利害关系”或在该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和提供军事援助”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必须以行动表现出它们已宣布的对孔塔多拉集团的支持，并且不对这个地区的事务进行任何公开或隐蔽的干涉。

如墨西哥在最近的安全理事会的辩论——辩论以一个常任理事国对已投有13票赞成票的决议投否决票而告结束——期间在联合国指出的，墨西哥认为在中美洲宣扬“以发动战争带来和平”的主张是荒谬的。因此，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作为孔塔多拉集团成员于墨西哥总统之行结束的次日即4月8日在巴拿马聚会并通过了一项公报，其中载有下述三个段落：

“他们指出最近几周来这个地区的情况出现了严重恶化的迹象。得到邻国供应并受到建立在邻国领土上的联络中心支持的、目的在于动摇该地区各国政府的非正规部队的活动已经加强了。已采用了先进的武器、新的军事作战方法和危险的进攻方式。已进行了在港口布雷的行动，破坏经济、阻断贸易并危及航行自由。

他们并关切地指出外国部队和顾问日益公开地出现、军备加速扩充、军事行动和演习激增，这一切都使紧张局势加剧并使猜疑加深。

因此他们认为在该地区有联系和利害关系的国家必须具体行动表明它们已表示的对孔塔多拉集团的支持，并再次强调指出一场范围更大的冲突将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产生深刻的反响并将影响到整个大陆。”

如果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的第530号决议(1983)在法律上仍然完全有效，那么上述言论显然是很正确的。这项决议是由安理会的15个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于去年5月19日一致通过的。它赞同孔塔多拉集团的呼吁“安理会的讨论应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加强下列各项原则：自决和不干涉别国事务，有义务不让一国领土被用来对另一国家进行侵略，和平解决争端，禁止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冲突”，并重申“尼加拉瓜和该区域的所有国家，享有和平安全地生活，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

这无疑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最近对墨西哥的访问中在特别提到上述第530号决议后，发表了下述讲话：

“孔塔多拉集团认为必须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办法，并由它们自己找出问题的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原因的信念已使它们踏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将把它们引向正义的结局。它们拒绝任何企图向该地区输入当前东西方对抗的因素及其确定无疑的消极影响的行径，这也是值得赞扬的事。作为秘书长，除了我经常性的效劳之外，按照这项决议我的作用便是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并通知安全理事会……

这个集团争取中美洲和平的活动是基于“遵循支配各国行为的国际法原则”。而这是已列入去年9月通过的我们称作“目标文件”中的，作为这个集团的成员，墨西哥坚信，必须十分严肃地对待这项权利，决不能企图以诡辩和花招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辩护，国家恐怖主义甚至比个人恐怖主义更为严重。

这就是为什么我敢于希望实施孔塔多拉集团提倡的措施的时间会很快地到来，这些措施如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在返回墨西哥时于4月9日向人民发表讲话时所说的，是“停止敌对行动和停止战争行动或战争准备活动、制止扩充军备，这个地区所有国家承诺不支持在邻国进行颠覆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和撤出外国军事力量”。

应当记住，我刚提到的这次拉美之行的联合声明中作出的各项关于这方面的宣言和呼吁是来自六个国家的最高一级的发言人，这六个国家即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墨西哥，代表着拉丁美洲78%的土地面积和75%的人口，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占该地区总额的77%。对于那些认为统计数字是决定性的或至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来说，我们想上述数字当能使他们不致轻率地对待这些声明和主张。

主席：还有两位发言者要发言，鉴于时间已晚我建议现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暂时休会，下午3时30分复会。有反对意见吗？我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主席，斯里兰卡)

在会议暂时休会之前，我宣布关于议程项目 5 的接触小组将不按原计划于下午 3 时 30 分在第 C. 108 号会议室举行；它将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结束之后进行。

会议于上午 12 时 55 分休会，于下午 3 时 30 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今天登记发言的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的代表。

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东德）：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今天准备就议程项目 5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发言。

为争取实现国际安全与裁军，在过去几年中人们日益考虑到外空的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在各国的政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已到了为着和平的利益而确定路线的时候了。我们如果不能为所有国家的利益维持和加强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的自由，那么外空就会被包含在军备竞赛范围内而带来各种危险的后果。

苏联在约近 30 年前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实际探索和利用外空的时代。过去多少世代的人的理想已成为现实。在国际条约中各国承诺为和平目的利用外空。全世界的人民都以极大的赞同的感情注视着科学家和宇航员的这一震撼人心的胜利。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合作的新领域已出现。特别是苏美联合进行的空间探索被认为是这个方面颇有希望的征兆。

但是，美国现在来了一个向后转。它正在把外空纳入其冒险主义的政策中，从而破坏着全世界对于外空自由与和平的一致意见。此处已对有关的事实作了概述，没有必要加以重复。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即这种活动不能和在欧洲部署作为第一次打击用的核武器的潘兴-2 号和巡航导弹的行动分割开来。我们的大陆被认作是可能的核战场，而美国则应以大规模的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保护起来免遭报复性打击。现在的这些计划和措施如过去一样是由有限核战争的理论所支配的，其出发点是这种战争是可以打而且是可以打赢的。

任何论点都不能说明军备竞赛向外空扩展是合理的。上星期四美国代表团再次

(罗泽先生, 东德)

提出了它已提出数年的借口来反对缔结国际协定。

对这项发言, 我们特作出如下评述:

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代表的发言仅限于反卫星系统问题, 即他仅仅提到了他的国家涉及外空的军事活动的一个方面。这次的目的又是在于断言苏联在此领域具有有利地位。只有天真的人们才会相信这类的说法, 如航天器计划与军事活动包括针对属于别国的卫星的行动毫无关系。我们还记得在 1979 年美国中断了和苏联之间就反卫星武器的谈判。这是力图将外空纳入军备竞赛和战争准备的又一明证。拒绝履行可能阻碍这种发展过程的一切义务便是这项政策的重要部分。拒绝象苏联一样宣布暂停便是这一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明。

第二, 美国代表团避免提及称为“星球大战”的全面的计划, 这是去年三月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中由最高阶层领导人提出的概念, 而且就在不久之前由第 119 号命令变成了那个国家的政策的具有约束力的指导方针。在审议反对外空军备竞赛的措施时这种危险的计划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是合乎情理的。

下述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建立基于空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将破坏限制战略防御性武器和战略进攻性武器之间的关系, 并从而不可避免地增加核战争的危险。这项大家关切的事甚至成为国际协定的主题。美苏之间 1972 年 5 月 26 日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序言部分强调指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有效措施将导致减少爆发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这就是说, 按照逻辑推理, 设想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将使核战争更加可能发生。它们是第一次核打击战略的一个坚实部分, 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上述条约第五条第 1 段规定了一项基本义务: “缔约各国承诺不发展、试验或部署以海洋为基地的、以空中为基地的、以空间为基地的——我重复一遍以空间为基地的——或以地面为基地的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按我们的理解, 这是该条约的基本准则, 也必须作为所有其他具体规定的指导原则。

1967 年 1 月 27 日的外空条约确实规定了对外空的和平探索和利用, 这是无可辩驳的。另外它保证各个国家有不受任何歧视参加这些活动的实际权利。美国力求进行的外空军事化必将导致这项权利受到限制甚至于被取消。因此, 我们同意所有那些认为这项计划中的活动与外空条约不相符合的代表团的观点。

应有可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因为几乎所有支持上届联大的第 38/70 号决

(罗泽先生, 东德)

议的国家都赞成进行相应的谈判。我们希望在美这种意识也将占上风, 即外空军事化并不能带来所指望的军事和政治利益。加强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缔结国际协定停止军备竞赛和逐步裁军。

在这个会议上出现了对待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绝大多数代表团要求按照已在第38/70号决议中作出的规定, 设立一个具有谈判权限的委员会, 我国也对此表示支持。我们的政策并无虚假的基础。因此我们主张坚持不懈地执行这项决议, 而首先是第7执行段落。

我们可以问一下, 照美国代表团的提法, 还有那些问题需要在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不承担义务的讨论中加以辨别和审议的? 我们已拿到苏联提交的关于禁止在外空和从外空对地球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文本。这项条约不仅辩明了所有有关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它完全适应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该草案毫不含糊地明确规定不得将任何类型的武器放入外空。主要的问题不是应制定出一份或是多份协定。我们所需要的是全面的解决办法。提交的这份条约草案考虑到了其他国家的建设性意见, 为会议提供了进行谈判的良好基础, 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责任提出修正或补充。明白地说, 我国代表团完全不想碰上如同全面禁试的反对者所造成的那种局面。

把情况讲清楚只能对事情有好处。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表明它为研制、试验和生产不同类型的外空武器而进行的巨大努力和投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相比之下, 防止军备竞赛向外空扩展和缔结国际协定方面的言论显然只是为了表现一下而已。实质上是拒绝缔结这些协定和谈判。因而, 这个会议应当要求美国重新审议其立场并考虑到绝大多数国家为国际安全和裁军所提出的要求。

我国代表团将在以后的会议上谈论禁止化学武器问题, 今天我仅就这个问题讲几句话。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正力求在此领域迅速获得根本解决的方案。我可以提一下上届联大的第38/187A号文件, 这是我国提出的。关于在欧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建议也是以此为目的的。

为了缔结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必须在这个会议范围内抓紧谈判。一系列的提议已改善了这方面的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2月21日苏联提出的关

(罗泽先生，东德)

于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意义深远的提案。中国关于未来公约的主要内容的工作文件和南斯拉夫关于国家核查措施的工作文件中都包含有很多有价值的意见。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法国在各项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中提出的核查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透彻的审议。这也应该是我们对今天提出的公约草案的态度。无论如何，标准应是所有这些文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迅速拟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但是，我们认为十分奇怪的是有一项条约草案却与要求国会批准为生产新品种的化学武器计划拨巨款的动议是相联系着的。大家知道一旦化学武器生产已经开始，要禁止化学武器是多么困难。以诚意进行谈判意味着不采取违背这些谈判目的的行动。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希望表示，它对美国今天提出了乔·舒尔兹先生一月份在斯德哥尔摩宣布的化学武器条约草案深感高兴。我们感到特别赞赏的是，草案是由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先生提出的。

这一事件无疑标志着在此处进行的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相信，这项草案将为谈判作出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贡献。

法国将尽自己的力量为谈判成功作出贡献。

化学武器的威胁笼罩着世界，在欧洲这是安全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来的事态表明在世界其他地区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知道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是很普遍的。

因此化学武器消除并不是在区域内加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应普遍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办法便是世界范围的多边条约。

法国政府长时期以来一直主张缔结这样一项条约，其中特别应包括销毁储存和拆除生产设施的详细时间表。数日前法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个题目的工作文件。不用说，消除化学武器条约应包括基本核查措施以在缔约国中对条款的遵守建立必要程度的信心。

主席：今天的发言者已发言完毕。还有哪位代表希望发言的？我看没有了。

我想再次宣布一下，关于议程项目5的接触小组会议将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

(主席, 斯里兰卡)

立即在第 C. 108 号会议室中举行。今天已没有别的事项, 我准备结束全体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 4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现在结束。

会议于下午 4 时 5 分结束。

✘ ✘ ✘ ✘ ✘